



濟美堂集目錄卷之四

書

與趙晴溪

奉陳練塘翁

與朱鎮山老師

與黃玉巖

與耿楚侗

復張周田

覆徐鳳竹

與楊歸溪方伯



與楊臨滄

與呂豫所少宰

與俞虛江

與嚴陵父老

又與張周田

與嚴鄉宦吳珠川

荅王鳳洲

荅王麟洲

與趙汝泉中丞

與淮河總督王敬所

萬合溪清卿

思謙

凌洋山

又附柬

本兵譚二華附啟

與總督凌洋山副東

凌洋山小東

與李義河

與曾確菴

與馬乾菴

內閣

與蕭漢冲

與葉臺山

與畢松坡

與鄧潛谷

與滕少松

内閣

内閣

與王鳳洲

與潘印川

内閣

論

聖人之道猶天然

三代兩漢人才之盛

故者以利爲本

人君制御之術

君子矜而不爭

聖人所以合内外之道

聖人仁覆天下

聖人謹其微

元凱失左氏之意

叔向子產晏嬰之才相等埒

君子依乎中庸

濟美堂集卷之四

書

與趙晴溪

別來西遡楚雲情惝何極昌郡故衝博然不足以
當明慈獨時局多逆送伺接之文日陰幾何什九
在熊軾中恐於道躬爲勞耳憶昔龔黃之倫政蹟
固大踔越然皆稱卧理假令二公處今亦在昌郡
可能乎惟丈負龔黃之材而時勢艱窘且復倍之
乃下車崇譽籍甚不啻循良此又能古人之所難
也昨便翔先附尺書未久過承翰貺之辱於勞擾

中不忘舊侶若此其爲感哉宜何如某出入庫署
又復經年時駛可嘆脫使外試一銜將如摘埴索
塗其不能邁往明矣如老丈卽爲前轅熟路其有
以引就之不

奉陳練塘翁

某質庸昧髮歲幸侍筆研於巽源長兄又幸我翁
時時獎引摩首提命恩不可忘丁酉就試還闕得
再謁於延津行臺長公亦得覽晤契濶嗣是音範
遂隔矣先君以乙巳冬仲不幸捐世而某苦孱弱
支持門戶墮落泥塗又復十年始領一第殊出非

望寔翁餘庠所被也自入仕版每遇浙士夫恭詢
懸車以來動定元祉久乏便羽可通尺牘莫生至
留都伏荷翰儀遠及拜賜懷昔感悚參並祇展二
刻竊恐嘉履香山洛社緬焉同情千年間二三見
而已又巽源牙負特出之材海內雄豪宜未多讓
顧猶抱璞歛駿未邁卞樂然理數且極直須償城
空冀非可小售者我翁未究之蘊因得凭几以觀
其成山林鍾鼎更復何羨念某宦跡方如梗泊若
天假之便庶幾一登堂序瞻望杖屨陳說微惊也
茲附莫生肅布候私不盡覲縷晨下新寒惟祝崇

護以迂遐祥不任馳戀

與朱鎮山老師

某無善狀食粟南曹客歲弘藉庠庇滿三年攷入
京數獲伺候履舄莫知所任加之箠策以爲可前
宜所奮鬣長鳴求其報效而未能得者也今天下
士氣鬱而不昌久甚乃者一變而新皆彈冠延頸
爭自洗濯轉訾爲誦若羸而壯真千載一時也迺
老師復以鼎鉉之姿自結日月改陟銓貳海宇委
心風議之益上禔旰食端自有在卽某至庸極昧
亦敢自委明世以負我師教育之恩素耶覲袞未
期惟有依戀仰干照答涵拂

與黃玉巖

自借守名邦迺江漢之極西音候輒難達而自蜀
來者則每聆新政焯焯嚴不近迫寬不入縱巨室
短簷權戴若一昔有黃頰川今則黃重慶異代同
稱詎不盛哉故鄉氛孽仗新撫與三名將戮力勦
平民始有安堵之望雖聞尚有數艘在沿海往來
已莫能窺岸蓋襲於戚兵聲氣頃之當亦盡矣吾
儕桑梓久繫腸肺得此消息真喜欲狂想吾丈同
之某竊俸南署有年人謂亦宜得一郡果爾則西

蜀間不識可分一藩之地否此固願依清光之鄙私而未必能遂也

與耿楚侗

違教以來良苦大藩逸土奔走十五郡之間精力既罷謬鑿亦積廼日爲諸生評隲不越枝葉菁藻曾未有以振率之者於古人責已之學竊甚媿焉試黃時適兩江年伯來仰承翰旨宛若瞻對令弟偶名亞周生遂喜並捷此不惟科第之慤尤將厚望之矣黃圃李生之用資學亦甚高美遂喜並捷於二子定稱同志矣劉生以異等待之強之應試復不遇曾囑張郡守延之主會事卽未便出仕有禪士習功亦非淺小也楚榜今歲頗稱得人但不知盡能不負明時否然多賢者夾持宜不至落莫年任經學已明弟以其齒幼姑遲之入試所以大成之也

復張周田

昔平子內侍之年少孺扈從之日並以茂德英問奪視千古今復覩足下系出異代比肩而立也秋中建節北來僕首奉袂裙意與抃會疇曩景行於是償焉乃紛囂難解良晤易濶輒復分駐一方瞻

言十舍勞何可言使來擲以琅函貽之縑疋申繹
誨旨燦若明珠温如春旭感幸甚厚語云鉛刀不
可議斷割無鹽不可談朱黛僕眇知識顧何所獲
此於足下也念客冬入楚奔走職事精神散于蟲
伎皮骨憊于駑驅兩循嶽麓三過湖濱無與舒嘯
長風邀弄明月意竊嘆之以爲形槩在前固亦有
待信非淨緣不可得也足下蘊風雲之智抱冰雪
之姿分節岳陽實據重鎮俯緡黃輿仰幹玄堪藏
數萬甲兵吞八九雲夢豈非丈夫壯遊哉頃者播
之風謠傳諸道路六條載布三事兼苞波瀾不生

崔蒲如拭士行却其勤電仲淹蠲其隱憂燕公函
于駿庸鄴侯遜其風績蓋官路之遐軌可畧而述
也至若奏軒皇之樂娛湘靈之絃賡郢人之歌聆
江叟之筵摛辭則顛白噤音蜚翰則繇義斂臂此
凝香之餘適列戟之清譽也僕觀君山突兀中流
旁無附土呈其介特洞庭潏漾無際浮天沐日成
其恢洪足下得無助之乎齊安片崖蘇眺增華鉅
鉅微潭柳居垂耀若岳之山水旣雄得公並絕足
稱三矣言別以來每送遠臨流登高倚檻則未嘗
不西望美人增其遐想菅蒯不遺依繡有日願爲

三五之遊騁浩渺之觀杼毫拆簡酌醴燔枯紉委
佩於芳蘭駐流光於若木抑亦人生之極歡所努
力於心期者也玄冥凌陰晨多凜飈幸護寢興以
副虔禱

覆徐鳳竹

昨過雲夢傳宣使節且來喜得良會少選無的報
抱悵西去夜宿應城晨起阻風雨覽憇公署忽拜
翰教之辱兼之嘉刻蕃儀感領殊不可任念其本
謏陋寡知識濫叨前衡罪罍已盈一旦得釋重負
固當路曲全之仁豈謂有成效甄錄之也恭遇翁

振刷其後正私幸容比之託乃辱采其葑菲已有
餘榮復朗示虛襟究所未盡是欲跋談趨踰豈所
稱乎然承來教崇雅黜浮只此便爲第一義蓋所
云浮者不獨文辭夸靡無當已也其於士之立身
行已尤爲鑠切翁誠以是爲黜必求其敦尚根本
之士而與之庠序幸甚楚風幸甚載觀饒集所稱
雙異此卽翁精誠之感矧多士秉有常之性於以
導之敬應何疑乃若鑑空衡平銖權毫照自翁餘
緒非不佞所容贊贊也草率僭附陳謝因布其愚
諸容至蜀專具惟茲方輿廣遠巡歷爲勞統冀崇

護寢餼以懈翹祝不宣

與楊臨溪方伯

不佞職守茲土無他可置念惟天全招討司高楊
二家構怨乘隙爲患未已其機括全在楊時譽得
罷則其部落心志遂定而高定亦無如之何矣昨
會蒙山丈呈院欲免其赴京一節良爲地方計非
爲時譽計也時譽外有高定之深仇內有母弟之
伺釁誠一日不可離者况其蕃屬皆信服之一離
其地則管束無主它變皆難預測今查有邦政一
款土官應該罷替衙門設在荒遠兼有爭兢讐殺
等項地方不寧者未可離撫按等官查勘是實亦
照極邊事例代爲奏請就便罷替事寧之日仍
照例起送赴部除授正與此合茲已會呈回覆伏
望轉達曲成爲邊土造福幸甚幸甚

與楊臨翁

下川吏還辱翁曉譬至再既感且媿然其非有他
也其願歸也曾與廬山面訂於始至之時其辭道
務已先懼按院於送行之頃固不敢以得代爲疑
亦非敢以艱難爲避也果爾則負知愛甚矣惟重
亮之今令仍代下川又不可再瀆求免姑候馬湖

事竣再當另陳兵餉議覆民免遠輸而士有宿飽
仁人之言其利溥矣緣初奉撫院有行議處又驟
聞滇兵北渡亦就會川買糧恐兵多食寡爲是過
計誠未暇細訪深思也隨又查得寧番衛地方亦
頗產米與建昌及河西屯收糴約可得數萬斛卽
萬兵數月之需無足慮者其銀取之各該衛庫貯
亦尚穀用如不足然後取州縣繼之已一面僭行
通判何朝佩等官矣適趨馬湖道遇齋咨舍人謹
附申謝諸草率不備

與呂豫所少宰

舊歲某從藩臬搢申之後獲數謁門屏邇道德之
光雖飲河沐雨未竭私衷而引掖微言光啟困塞
服之周旋竟身爲感恭惟老先生以名世之輔上
結主知甄貳銓衡遂調鈞鼎卽幹旋之業豈足道
乎今海宇熙清盡臣絜士布列通顯可謂至盛寔
由二三鉅公協心啣理以虛朗宏廓之心臨之翔
鳳游麟應氣而至非偶然也如某學未聞道仕則
曠官循省懷慙久宜引去顧以眷戀明時依依德
教未可自決敬緣藩司王經齋捧之行肅勒申
候未盡覲縷統祈倍護興寢以對倚注

與俞虛江

聞海上之捷忭躍欲狂不惟兩省蒼赤遂底寧宇而公之精誠愈益暴於天下彼呶呶者今何如也惟節鉞去西土已久山峒一二小醜時復竊發得延其游魂故西人之願公速歸尤不啻旱溽之望膏雨飲至后冀卽榮還以順衆情以造西人萬禩之福可也彼東省海氛雖靖而架阻餘孽所在而是恐復有以暫留靡從之說進者終屬他人之田未可聽也昔聞出基射楊葉百中未已旁有止之者曰不則將墮前聲某願公之以是自況也李山人馳使往賀敬附佈棕諸容挹三江以爲釀哀八桂以爲筵把酒勞苦以紓契闊之思伏祈鑒而從之不任光幸

與嚴陵父老

書貽嚴陵父老惟諸父老不以先大夫爲寡德每見思念碑之矣又合請當道俎豆乎春秋余小子則何敢忘父老之高誼願諸父老強飯無憂長享太平福以明先大夫之志甚幸

又與張周田

比有介使具尺書從從者而南去二日情悰惘然

失也載拜手書始稍稍解暢忘身之遠宛若兩度汝水造膝受指甚幸祔書河泊亡恙乃今兩淚不辨馬牛意有如宓神者挾衆靈擁萬轂從之上下乎僕且呼海若爲公止之引之扶棄之表置之三神山之中以觀其所爲虛滿消息躡躡而屈伸者彼且旋其面目以藏於陽林之墟顧何能浸泛東陵乎卽今邳徐使者亦有事薪璧僕又將命精衛啣木石助之而汝水愈益安敢以此報命毋爲故人憂也晨下庚初伏幸自愛別諭遂達西州使者

與嚴鄉宦吳珠川

先大夫之去嚴六年而卽世今又二十餘年矣去嚴之日其纒弱冠以應試先歸則聞有遮道畱尾行艘數百里攀送者遺愛畱郡豐碑在目每念嚴士民之報先大夫者已厚寧謂復有茲舉乎雖先人一念自計不愧神明而直道公衡今世罕遘顧安知身后碑其地而又祠祀之也昔劉繪噉戩羊叔比情於召樹尚馳勒石武侯徵愛於野祠千古侈之以爲盛事先大夫行蹟種種具在然非得名筆敷揚詢謀協吉卽朱邑貽歸桐之願季方負譬桂之能亦安所託志哉是先大夫之食報於諸公

者又厚矣不佞承家無述出仕寡効且以朽樗病
質日思引遲如得請過嚴當遂親展俎豆遍謝耆
英而於門屏稽首一布荷戴之忱則非筆楮所能
罄矣公冗中潦率具報言無倫序冀惟鑒存之臨
風惘惘

合王鳳洲

惟大雅遠韻朗然四宇某夙願一望文履稱奇遭
也塵鞅相左龍門懸邈企風懷德如何爲心往居
東土嘗以尺刺馳其鄉書西達晉臬而憲節已發
每恨姓字猶不易通何論叅對叔原遠過江藩則

出冊筵雄篇如燭龍啣珠詭暉萬狀意綴語未汲
引象外若忘其謏且陋者信以度哉以名公之姿
吐鳳凌空牢籠百代一襲聲咳足侈榮于時而况
一日併獲菁英絕翰盈握充几浣誦直遡永和天
寶之間從數君者遊也抑何厚幸然當爲傳世藝
鼎什襲之矣叔原還敢以通謝因布其私並具韻
會一部奉登文苑卽有魚目何敢報琅玕也潦率
不莊仰冀委照

答王麟洲

某祇役外服咨覲無繇每從交遊得名公隻字寸

楮覽以爲珍嘗夢寐希之也乃叔原西來則出雄
篇寶墨灑然爛然疊貫駢集應接不暇顧僕何當
抑逸少題筵之義乎感戢不可忘矣惟名公以文
章行業光明于時而長公先生復卓冠一世並苞
競躍足掩前古假令與晉之二陸宋之二蘇掉鞅
文圃將報鞭弭而先之未足肩也僕蕪劣特甚雖
嘗從事佔俾直嘗談黼黻何與山龍之觀隨衆好
慕而已敬緣叔原僭通姓字爲謝並同文備考一
部登覽伏冀辱而存之不備

與趙汝泉中丞

頃肅介使之楚上起居狀既行二日廼拜手劄並
詩疏二刻儼若對光顏晤教指甚感甚幸惟楚有
衡岳爲望江漢爲浸雲夢洞庭爲數大觀備焉乃
吾丈以碩猷遠略撫綏其間所爲建豎淪洽直與
之爲高深地茲愈益重矣若夫黃鶴白雲慷慨陳
迹孰與啟鎮事業千古不磨崔不能頌其烈李安
所贊其休顧青蓮數語託興雄觀非真爲詞人重
也如其錄錄無奇忝竊貴邦恐久則益深其過方
思引退之計若得卽遵雲渚出漢川一觀所爲傑
構飛甍者然後放棹南下歸休林壑之間挹水采

菽以遂其餘權勿使煙波障目江草喚愁則於志
願畢矣丈其許之乎敬緣使僭具陳謝因抒其欲
言統惟慈鑒

與淮河總督王敬所

近齋冊吏回仰荷手諭溫然東土之舊此誠明公
醇厚之度不忘敝履之心也俛誦媿激未知所任
往居東時竊以培塿依附泰岱被之駿榮失其畀
鄙迺今則矻矻晨興握筭錢穀公私交誦出入並
匱兩河幅員僅千里而鉅藩居其五無論趙鄭唐
崇卽省之周藩宗儀已幾六七千歲支祿米二十

餘萬正派纔四分之一耳諸皆多方搜括塵塵支
拄加以京邊起運督限森嚴部檄如雨皆叢於司
某加孱弱當之上之無益公家下之莫寬民力恫
瘝徒切曠睜日滋而况中州距鄉遼邈風土未習
一月之間爲病者半非有乘雲灑潤如我公者亟
拯而力誨之方且顛躓是懇何復謬冀餘榮也頃
者恭聞榮推已詹台袞旦日旋朝孤逖之衷不勝
忭僂謹緣馳獻新晉僭布其愚

萬合溪清卿

思謙

既辱翰問復叨腆儀某媿浮於感矣至垂民夷一

濟美堂集 卷之四
體之論寔古人並生之心仁人一言卓犖千古敢
不拜金石之貺粵西蓋其所經行風土猶存朴沕
而山溪深阻殊類繁滋亦其地使然也迺徵昔賢
爲治虎可北渡鱣能遠徙彼以異類猶若有知而
此蚩蚩之屬與吾民豈盡懸絕安養教化四字誠
今日化夷之上策矣大學述古一編不事贅語而
眞體躍如要亦此理翁之所以成其者何至耶總
付銘鏤未知所極

凌洋山

卽歲東土將有事羅盤某株守桂林不能從二三
將吏躬領碩畫徒抱衷耿未知所効兩山羣醜盤
據爲毒已莫究詰從來迺今大興寔勤戲下豈非
非常之伐固自有屬卽誅討未加而先聲所聳山
谷搖撼彼游餘息不足平矣土兵頻年疲于奔命
勢難取盈而餉有常供又不易卒辦誠有如台諭
所及者然廟堂旣厘南顧帑金之請宜必見俞惟
是西省山川相繆越逸之防某當申嚴諸道爲之
外扞諸莫能別措一籌少裨前著悚慙又何喻也
右江功次遵命具草呈奉裁正敬勒申謝諸賜鑒
存不備

又附東

謹啟右江功次在板寨者昨始開報茲僭具草上
裁各官勞爲可錄於例似止擬賞然亦稍明激勸
矣羅旁之師誠勞台神第聞兩山綿亘廣邈浪之
黠者恐多鼠竄猺之悍者必且負嵎盖原疏分布
太晰未免稍妨兵機所恃翁廟筭宏猷自有出於
頽楮之外者彼釜魚亦安所幾幸耶不肖雅荷甄
植方茲大舉甚慚不能抱鞭弭從事然更何以督
示俾得少効尺寸不敢不竭其愚也土兵以兩江
之力恐不能盈六七萬今西省竊擬畱一二千爲
防截之計極知無益亦遙爲聲勢而已未識宜預
備否西司所儲卽竭以餉師詎足爲過但此中荒
薄最甚一出卽無復入東土雖暫稱詘乏稍積便
可饒裕幸翁主握于上真若大家王父爲子姓計
有無權量宜自有別今司議以二萬克解惟翁盈
縮之海上林鳳聞已故餘黨悉降伏似無足患此
正天欲盡殲醜類故得悉兵力於兩山間亦西土
之極幸也劉少叅近得滇中督學之報似可慰其
歸覲辱示宜不煩代題矣敬此附衷統乞鑒炤無
任悚仄

本兵譚二華附啟

廣右材巢此時雖稍畏戢然按圖而察其所伏猶不下數千百故妄臆鵬剿常行則威信常伸撫處益固數年之後所稱良犇皆可漸變為編氓矣右江尤多劇惡八寨方陽爲聽撫尚難輕動姑摘其不服數處旋各掩撲寔皆受成德議獲功雖未滿四百已足爲羣醜一創非加賞賚恐無以示勸遂爲循例上請惟賜裁覆幸甚外小勘合火牌交收無多今已用盡伏冀多發尤不勝感荷

與總督凌洋山副東

羅盤之舉聞張總兵議遣名色把總十餘輩入山招撫因可偵其虛實其畫甚善以大勢度之我兵盛集彼必以竄匿爲計而東省處處有備未若西省之空虛且如懷賀雖隔大江蠟羣橫涉亦甚不難今擬用防截之兵除岑溪界接西山爲征進哨道與藤梧皆大兵經臨似非所慮獨懷賀花洞等處宜分外得一二千土兵駐之乃爲可恃今奉令大調之數於強大土司皆已溢額不敢復覲昨與沈兵憲向商將原調向武二千更祈明文俯允加于鎮安一千奉議上林各五百以補原數而向武

俾得全州而來則勢不渙散事有責成其議似長
但此州今歲方出兵一千五百戍梧又未知能加
調如數否耳蓋兩省俱隸節鎮防截亦用兵一事
茲幸憑藉寵靈又欲亟亟於賀者亦自有說近為
府江請設招平縣治其富賀分割里圖多間于賊
村百姓即欲赴納糧差未免梗阻為患必用乘機
剿處一二乃可通達無碍而剿處又須使之不疑
然後克濟乃訪府江汪叅將所募兵數亦有東省
水賊竄身其中與各堡耕兵俱多通賊之人官府
舉動賊無不預知故皆不可為用意欲乘此良會

以把截為名掩其不備除之否則新縣亦虛設耳
查去歲十月中富賀之賊高六哥黎福莊廖府辰
等攻圍石面山捉去歐舉人皆勾引東省賊徒二
三百汪叅擁衆千餘坐而視之任其聚散莫可誰
何賊亦素窺其淺深矣平時既能勾之使來方茲
大舉焉知不預為窩容之地蓋是時東賊雖多出
開建大羅而羅盤北渡者亦有之緣其山川綿邈
徑竇百出不可以常理論也兵部咨議此舉用兵
二十萬誠亦慮遠難周以西省土州之兵勢不能
盈七八萬必將取足於招募然募兵在東省者亦

恐有無賴水賊及山中浪賊應之且林黨新降之衆卽起募而來俱無所識別若非馭之有方適足爲累故妄謂湖省永順之兵尚可及今請而調也湖省土兵有永順保靖鎮溪俱名勾刀手而永順者稍循紀律不擾道路昨懷遠嘗用之有效且其兵數調一千卽可得二三千舊號父子兵是也非此中土兵半爲虛數者比征懷遠時領此兵者爲沅州衛指揮原任南韶守備孟儒其人才識亦可委用彼時因押兵從靖州先回其功爲人所冒以致奏辯行勘竟亦未明今若仍取督兵則因後功而併叙前績宜亦樂趨倘翁以爲可行卽今一函具題一函移文彼處巡撫行令整棚及期由湖省宜章出樂昌一月可赴蓋欲足部議之數非此不可猝集兼勝於東省召募者遠也敢附此一議以備采擇又嶺西用兵則潯梧平樂之屬九縣分相近者正官似可預畱免其應朝乞賜疏挈尤爲地方之幸率布欲言不覺纒纒統惟矜原無任悚仄

凌洋山小東

西省今歲旱荒各屬米直驟騰如潯州桂平告賑

是其一驗目前米多東運公私稱竭而山峒村巢之間荒窘特甚豈能忍饑待斃必思出而爲患少延其生此下走前以一小州土兵愧畱於西竊嘗慮之矣數日以來府江大桐及懷遠上窰皆報賊徒倒牛聚衆欲出行劫若上窰則已殺軍三名勢且大熾此或爲報復亦細小之饑困易動也所恃近行該道募有土兵二千已集若疾趨之尚可得志而府江之舉又恐後時俱足縈慮不知繼此千百峒寨竟作何狀茲懷遠有警止賴一分守在彼相機調度而竄來逼於八寨道叅俱出又爲甚危伏望將守道免其押兵遠出暫以一官代之俾得往來柳賓以鎮人心甚幸甚幸米運一節既有東省成議不敢復贅第入瀧水者姑令交于封川德慶則百姓猶蒙不貲之惠蓋聞瀧水一線谿道賊環西山逆遡最難而該縣所穫亦自足供兵不煩外運以此稍省西民亦下走之受賜也無已則以東省之運抵數深入尚爲習知其地與隔壤之民冒昧而前者抑有間矣此皆腐心拙慮有關地方敢唐突以請

與李義河

近爲地方控陳小疏仰荷軫念得請自此西粵之
民憔悴獲蘇而寇警遏截亦恃以無恐所受覆露
之惠於我翁者至渥矣敢不拜賜錢法頒行其在
此方尤爲利益蓋民間原資舊錢貿易而鼓鑄未
行低昂在下茲旣官爲布之市不貳價之風庶可
立見第今收銅募匠皆取諸外省鑄發稍後亦其
地使然也應行事宜奉部議已詳惟在遵行耳謹
此隨揭奉覽諸惟照管幸甚

與魯確菴

客歲地方之疏仰藉體念昇以機宜使得措心于
夷情震蕩之中稍免罪誼廼所庶庇者大矣懷遠
姑就其作耗者擒馘數輩業已歛戢在昭平有稔
惡流毒其勢頗張遂乘防截東寇之師因而撲之
幸就克捷寔皆門下成畧餘筭所及也如其謫劣
則何力焉茲謹循例具報並此隨揭登覽諸惟鑒
照不任悚企

與馬乾菴

近爲邊州建學仰荷允行蠢茲夷風寢還夏習尊
慈所被明德遠矣卽某豈勝悱悵之賜廼茲粵藩
諸道皆以地方多故重計攸司而文移徵發向未

頒給關防於弭奸稽弊竊有未便故援東廣之例
爲請某因伏思今如沿海一二海防同知亦皆給
有關防誠重之也在西省各道均主兵馬錢糧而
漢土雜居奸僞茲有所陳似非過計如蒙議擬得
照東省事例均給尤邊臣莫大之榮幸也謹此隨
揭塵覽統祈特賜鑒登不宣

內閣

某待臬地方銷弭寡莩卽今春汛告畢雖稍擒賊
海氛已淨而潮之程鄉復有齋徒劉青山等以邪
術惑衆揭竿稱亂所賴解諭之早督撲之速勢孤
黨攜十數繫關陸續就縛惟惡首未得方在購捕
據該縣申文則云已在斬馘之內猶爲疑似難辨
大抵東粵盜區惠潮爲最其如程鄉平遠興寧諸
縣皆聯絡萬山與江西丹竹樓等處相近聚則便
于爲盜散卽同于平民追逐則易匿藏行剿未免
濫及此正當以亂繩視之可以鐫解而不當盡用
斬艾以勝之者往聞蜀中蔡伯貫亦以妖術興亂
官兵愈迫愈聚至破數縣乃大加征所在齋人盡
連累受禍傷和已甚今不意程鄉復萌斯孽皆緣
近日劾去知縣湯民仰者久病法弛醞釀而成故

其一聞變遂以蜀事曉諭愚民導之生路初報約有數百後僅百餘蓋散者多矣然皆仰體朝廷好生之仁及我翁止戈之武迺該道府因得踵其意而行之前釁寢息勞亦足錄茲猶以失事併叅以首讖未獲未敢輒為請耳謹具疏揭並附防泐功次馳報統惟慈營幸甚不宣

與蕭漢冲

客歲舍甥行復得所貽翰惠篤雅之懷便蕃之幣殊非鄙劣所能稱者嗣此遂坐計事冗奪遲其報書乃意念未嘗不時時在玉署間也卽晨春和想動定多祉前書來欲得請南往豈以京塵糾紛酉斲求之靜境此正有不必然者卽今日所往還孰非名碩所講求孰非經綸而奚必漢濱嶽麓之之也如生力隨年邁寸豎無聞所為細柳屯田非其事矣如借餘光蚤遂恬養於一邱一壑之間自是完計始辱之戒柱下史寧欺我哉敢私布其腹心並以爲謝諸惟照亮不盡

與葉臺山

翰苑儲相地也乃吾閩往喆得居此者指不數屈而同耄尤鮮焉昔謂釋筆研操化權豈不信然哉

令門下鍾百年間氣際一代昌時對鸚鵡于元之
之年咏苑花于崔湜之騎蓋從蚤歲占之矣幸甚
珍重以培柱石姿以上繼文敏公之遐躅若生力
且憊矣頃將丐初服于林壑使得附擊壤抱甕之
夫以拭觀庶美卽足詫諸交遊以爲光寵它固無
可道也敬附便翔申賀不盡餘悃統惟涵照

與畢松坡

某待罪南鎮寔嶺海多虞之區每媿媿聞無能稱
任使而爲當事者憂也近有江省吉安行鹽一節
議欲歸淮南復初制言之誠爲有據而使無甚妨
於地方某亦無容贅矣今尚未聞貴部所覆江省
撫按者云何第此東鹽驟壅窮民販載無聊遂各
羣起而它有窺伺如疏揭所具者是於淮南固無
多裨而廣民則大有隱患至若餉銀爲南贛之所
取資廣右營堡之所仰給又皆其細焉者矣事屬
兵防而鹽款顛隸台下敢肅此附請伏惟爲邊隅
畱神不勝厚願

與鄧潛谷

曩僕爲南兵曹卽內江高靈湫侍御左遷是官偶
出其豫章所舉魁士卷閱之足下名在第三僕心

異其文曰此非經生也已穉川王先生來南司承
爲足下同里則又詢之知足下已下帷覃思上薄
墳典旁逮百家子史與夫歷代典制之文盖有意
乎繹先聖之微旨裒當世之鴻畧勒成一家之言
爰立不朽之業鄙心日益嚮往而未窺其書去歲
貴鄉邱叅知來謁又復詢之則知足下有潛學函
史諸編已成而不圖數月遂復得之盖論道極精
論世務極備篇聯卷綴璀璨燦當前真若出玄珠于
赤水而聚藻玉于泰冑之山盛矣盛矣然此則何
可終鬱而不發遵晦而不章也方今 聖明在宥

千鳳來儀箕穎爲空華巖並出卽粗見一班薄負
一伎者猶欲竭蹶而思見矧足下抱魯閔之粹行
攜左馬之雄執裕伊傳之事功數十稔于茲獨奈
何隱鱗九曲戢翼東巖不爲今之蒼黎一拯而襪
席之也惟足下念之邱叅知以齋捧見卽別去因
卒卒布其私若此未同之云亦庶或見亮哉

與滕少松

惟吾翁文久淹風翼一圖南遂當九萬至天池今
日之操江才水擊者也某從嶺服視之則惟蒼蒼
正色耳近馳役通尺一書尚未返迺辱遠使重臨

之勝愛謫然又宛若相對感戢奚如粵中從池氛掃淨稍覺寧謐第南雄濱江民居頗爲驟漲衝激雖亟隣封而昏墊已多洎今梧肇之間猶苦西水未脫北旱南潦天意若此將如之何吾輩爲國家分憂所能盡力者人事而已江防有前人經畫之詳惟在振飭此正見朗襟虛度人所難及每觀近時諸有受事者必高自標署始爲焜耀不知耳目雖新元氣亦損豈必盡當寔用如來翰所云也

內閣

邇者海黨亡賴羣聚數百艘聲勢甚惡卽東粵縉紳士爲之晝筭紛然靡定也惟仗廟堂成畧使共得肅而將之誓以兵威申以文告開以三面之網或左或右或右縱之潛歸獨防禁池勿使有觸觸而拒捕必殺無貸以威助撫以撫全威迄至底定誠朝廷之靈也亦諸將吏之力也第前此小有擒馘例未有報本皆在事効職之常而今乃輒爲請錄者緣於事初雖常嚴以偵謀之令督其齊心亦兼借以叙賞之權勵其銳氣幸而告竣理難盡泯故復冒昧稍爲甄別聞於殿陛庶後有類此或可藉以激勸而某之鹿鹿因人寔不敢沒人之勞伏

祈台登不勝惶仄待罪之至

內閣

廣東和平岑岡賊巢習亂已久往新建伯之征泐頭嘗旁及諸巢而此賊據險如故屢經征勦未有得志蓋自李文彪倡亂莫之誰何今其婿江月照復踵故智擅行殺戮虎視一方官府法令亦幾于不行矣邇因懼捕糾衆作威該縣恐其潛合諸巢將不易制迺議以賊攻賊始就擒縛尋卽自斃禍本始除第其部下稱總目者尚有二十餘人與惡首李珍又敢誘殺撫民恣其猖獗或突出江西定南龍南之境或潛入本地崇山密菁之中黨雖無多患亦足慮第此巢路距定南龍南等縣不踰一程而徑通九連大帽諸山延亘千里必須乘其駢隊未定與南贛會兵共圖防剿斯可望濟業已一面移咨舉事不日宜可收功係干地方謹揭塵覽幸惟照照

與王鳳洲

前陸生行裁上尺一起居不謂其得疾困頃猶能以某之軀事致其懇誠而物痛矣迺荷不加鄙夷推厥愛以成其在生之託玳瑁遙授遂令此蟻

之曠橫被無窮豈不踰涯望哉蓋其本非樂處於
兵者而先後入粵屢會訖動皆萬不已而應寔無
一毫愉覲之心非明翁孰量其微者昔充國老成
謂不嫌伐一時欲爲後法而其精意所存卽同時
猶未有盡識之者今某顧得瑤篇燁燁挾摘畢露
卽鍾鼎未爲重而銅柱不足永使後之繼兩粵而
鎮者固知有道所與原自有在其不佞亦何足以
及此也鑿骨銜心未知報稱敬附申一言爲謝伏
惟鑒而存之不勝馳溯

與潘印川

嚮某一再奉書白雲仰荷溫答不啻骨肉之愛而
賤姓名最不足齒亦獲遽廁清曹之貞石此爲謬
存何能少選諼也我翁懸車以來已數閱居諸某
錄錄苦戎務猶關尺一之候也木石有幾惟思河
渠之患劇於匏子當事者累轅餐褰帷而謀莫之
如何翁獨出其大智一舉而奏成績蓋崇伯子平
成之後此其再見世方以治水之道祈大用於樞
衡之間而輦轂下儵起懷襄令人扼腕於邑何能
已已顧翁之所能者天天定勝人今覩河洛誰不
思禹功者某私亦以是爲解耳長公旣通籍固於

嗚呼府第不爲意然已足明吉祥善事之徵某於
捷音時但能助喜而亦濶展賀疏節之臯良不可
釋茲叨芑南轉戒行有日仰懷明德倍切馳情統
惟鑒在冗次不莊

內閣

某知識短淺謬司留京樞之寄嘗謂二三守脩臨
營較武視軍卒之趨逐行伍之分布亦畧可觀然
求其技精胆雄寔能衝鋒破陣者則甚無几可恃
也今值湖省南京之交巨盜劉汝國等結夥猖恣
流毒一方雖如釜魚假息聚兵合剿可易殄滅滯

此饑饉之后窮民思變所在而有唯南畿根本之
地營兵素驕且弱驕則傲上弱則思敵欲稍加振
飭以示之威汰羸弱以倡之勇則所請給旗牌簡
練說卒似皆其至要者前曾有陳及于此該部覆
議見謂額外添兵例外頒給爲難尚格而未行茲
用選練止取於各營之軍餘旗牌止比于大省之
提督倘獲賜行則內可以銷積悍之習外可以豫
緩急之備肅人心而弭隱患者似兩得之餘若增
設器械修舉保障體恤遊巡亦皆其事之不可已
宜在所併議者也伏乞台照俞允俾令遵行重地

辛甚其臨啟不勝翹祈之至

聖人之道猶天然

聖人其以天立教者乎是故無心也亦無言也惟無心也而無所於作惟無言也而無所於示無所於作則迹斂而不形無所於示則機潛而不露此天道也亦聖人之道也故道原于天未嘗不畀於人而聖人者則夫之所縱以爲先覺焉者也故負覺世之責而顧靳夫言之詳焉豈真聖人之有隱乎哉蓋天不能秘其象於不顯聖人不能藏其用於不彰見於象者天之動也天之至教也見於身者聖人之動也亦聖人之至德也故無行不與者

聖人之心而至於所以行者聖人亦不自知也如
曰吾必如是而行而爲二三子之教則亦作之而
已未勉於有爲示之而已未勉於有意也夫豈聖
人之所以合天者乎聖人之道猶天然此程子之
言爲無隱而發也且夫天下之求道也其譬之登
嶽然循麓而陟之卽巔可至也其譬之觀海然沿
江而達之卽津涯可涉也至於天則誠有不可幾
而及焉者天不可及而乃以夫子之道譬之欲人
之執是以求聖也將無重人之疑阻畏縮而不敢
進乎噫是不善學聖人而亦非所以知天也詩曰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夫語天而至於聲臭之無則可
謂之高矣遠矣不可幾及矣然豈恍惚誕幻與人
道相懸而莫可窮詰者哉冲漠無朕而五行之佐
四時之吏宣其氣焉微妙無窮而天喬之倫肖翹
嚅動之屬露其生焉皆天之形也運而不積爲而
不宰渾淪焉而無端而颺之爲風和之爲雨震之
爲雷奮之爲霆結之爲雲舒之爲霞照臨之爲日
月推遷之爲寒暑以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網緼
相採轉續變化無所壅闕皆天之迹也以爲無也
而未嘗不顯諸有以爲遠也而未始不根之近以

爲高也而未始不因於卑渾然一而已矣是故善觀天者不求之穹窿之天而求諸至一之理則其昭灼示人者未有不可及之者也而又何疑於聖乎故夫子之聖語其德則溫良恭儉讓也語其教則文行忠信也語其文則詩書禮樂周易春秋也心通於千古神聖之微而言不出乎表著之位功極於綏來動和之化而視不離於結禴之間欲有爲而繫之使顯不能也欲有意而秘之使隱亦不可得也故嘗示子貢曰予欲無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夫子之直以天自處也是

故於雨露見澤物之教焉於風霆見動物之教焉於雲漢見成章之教焉於日月見文明之教焉於寒暑見趨時之教焉一動靜一語默一住止一進退一天而已矣天之所在而教在焉矣未嘗抗之而使高而亦不墮於卑未嘗推之而使遠而亦不滯於近未嘗鑿之而使深而亦不淪於淺未嘗詭之而使異而亦不得以庸病之也此聖人之道所以爲至也夫以聖人之道而爲高也則何以猶天之光明下濟然者也以聖人之道而爲遠也則何以猶天之出王與俱然者也以聖人之道而爲深

且異也則何以猶天之示人以易然者也一貫之
唯於魯卓爾之見於顏性與天道之聞於賜而皆
不皆唯也不皆見聞之也則雖謂之高遠如天可
也謂之無隱不可也然忠恕之旨卽一貫焉博約
之誨卽卓爾焉文章之見卽性道焉則雖謂之未
始高遠亦可也謂之有隱也可乎此非考迹求合
以必夫天之不我殊也道無遠近高深之異而天
不能異於道聖人不能異於天也天法道而五行
四時走飛草木雨露雷之變微而彰聖人法天
而忠恕博約威儀文辭之化肆而隱雖欲二之而
可得乎哉昔者夫子之贊堯曰巍巍乎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旣而曰蕩蕩乎無能名焉是卽吾夫子
之道之語不能顯也天道之運諸不可見者也又
曰巍巍乎成功煥乎文章是卽吾夫子之道之默不
能藏也天道之形諸不可揜者也然夫子獨以已
承其統而不履其位卒使三年有成之治不少槩
見於當時而僅與二三子周旋議論於几席俎豆
之間則已戚矣矧其淺之乎窺聖者又且以有隱
疑之孰與夫康衢擊壤之夫之相忘於堯也格天
之化旣無由成而法天之教又無以自明於世乃

發嘆曰莫我知也夫豈不謂吾之道昭然著見而人自莫之察也歸之知我其天則夫子之心於是乎又甚戚矣嗚呼此其所以欲無言也而卒不能已於言也夫

三代兩漢人才之盛

人才之盛衰也豈惟關于世道哉蓋其作之也有機其成之也有自是故因俗之士待教而興圓方之民觀法而善有以作之則存希世之心者無不滌也有以成之則爲比周之行者無不靡也故明聖之朝人皆飭義而服節汚濁之時人多毀行而喪守此作成之道不侔而盛衰之勢異也夫天之降才千夫而一人才之遇主千載而一君有才而用國之福也存之而不用猶無有也然則天下未嘗無才無用才之君耳君亦未嘗不樂其用無作

成之道耳地之磽也雖有善種莫能生焉江臯河
濱雖有惡種無不猥大物由於所成也是以隆盛
之朝非不有小人也君子者盛則彼不得大其名
衰亂之朝非不有君子也小人者盛則此不得成
其忠要之盛衰之機作之者在上也愚請得以三
代兩漢人才之盛與後世之所以衰而歷論之粵
自三五創德羣臣輻輳武功文教迭用並施然驗
之見聞考之得失莫不以得賢爲功失士爲敗是故
元愷典而世濟其美四凶生而世濟其惡夫用人
一也而後世之美惡從之才與不才大致相遠也

故唐虞之際黜陟大明君臣同德不介而親得人
之盛天下歸之後世稱之莫可尚已自茲以降禹
王於夏湯王於殷文武王於周此數君者雖禪伐
殊科久遠異替然而股肱肆力元首緝熙未有不
寃作成之道而專委任之方者也是以夏之盛也
有益臯陶及其衰也亦有龍逢終古殷之盛也有
伊尹傳說及其衰也亦有二仁周之盛也有呂望
闕散及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而史臣之
稱夏者亦曰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職稱殷周者
曰天惟純祐命則商實曰思臯多士生此王國王

國克生惟周之禎由是觀之興王之臣非必皆賢
亡國之臣非盡不肖上用之則賢與上舍之則士
絕用舍之機理亂之應也故方伊傅呂望之未遇
也吾見三聘勤矣夢卜求矣萬乘輕而后車載矣
其作之也甚悉而其所以應上之求也亦各效其
才夫是以釋耕論道舍築紆青投竿入相任耳目
之寄總百萬之師身起巖穴之中功濟廟堂之上
能使聲名施於後世而觀法不衰者則數人之力
也逮周德既衰侯伯方軌士無常君國無定臣風
教之靡漸於靈景辨詐之習成于列國酷烈之禍

積於亡秦是故桀下以之三黜仲尼以之削迹屈
原以之沉湘魯連以之赴海天下之士未聞有以
王佐之才而芳顯於斯時者則劫於勢而移於習
也及夫兩漢之興高帝光武解衣輟哺傾身散財
從海內之士舉天下於反掌之間於是羣賢慕響
異人復出有蕭何寇恂之徒爲之守良平禹異之
屬通其謀信布噲嬰弁復漢援之儔制其兵周勃
韓歆以質直顯義曹參卓茂以器任幹職叔孫通
桓榮以儒術延譽雖創復異道而均爲得賢者昌
是以西據關中東制伊洛奇功偉績傳數百年而

弗衰者不亦有由哉然當二君之未王也與之並駕而驅者楚有項羽隴有隗囂蜀有公孫述天下將相於此之時迺背楚而歸漢去囂述而從光武遊者其用才與之同而作之者異也故延及中興之士亦皆翕然景鶩繼美先朝傑智塊才彬彬輩出下及芻牧賈翌之賤俱得以伸其志而奮其忠嗚呼盛矣然當時之君或賜安車或致玄纁或發策於金馬或圖功於麒麟或臨雍而拜老或存檻而旌臣其作之者不一其術而善於用才則同也厥后雖以衰成之世桓靈之末猶有王嘉傅喜陳

蕃李固之衆特任之未適其方以至於國祚之移也亦可悲矣噫漢之君雖不以道勝御下羣臣得以盡其忠漢之臣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亦不失其業此其所以次商周而高視於後世也夫使桀紂幽厲之用才皆能如禹如湯如文武也雖天下至今存可也漢君皆能三代其道則佞化爲忠伊呂復出又安有莽操之徒哉故曰明王之治也若聲賢才之應也如鸞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此可以識盛衰之勢矣後世此義不明風勸不立詞章之習興而德行之科塞簿書之務急而學

校之教微也直之門啟而衡鑑之公廢是故八關
十六子興而宗社虛矣元祐諸賢斥而輪軌南矣
歷年之長求如兩漢而不得况望其能三代也然
則如之何其可曰名實所以考其行也賞罰所以
端其趨也節義所以勵其守也名實辨則不羈之
才用賞罰明則不軌之臣懼節義勸則不賓之士
出是故丁公而誅雍齒而封威不加於四皓勢不
屈於嚴光以周勃之訥也而功躋宰輔以喬夫之
辨也而位止虎圈則此三者兩漢亦嘗用之矣有
能舉而行焉是亦龜山立言之微意也

故者以利爲本

至哉性也其貞天下之一乎立天下之有乎神天
下之感乎是故于至善有以見性之一于至著有
以見性之有于至順有以見性之感有不生於有
也而本之于無感不生于感也而原之於寂有無
相生寂感相交而天下之至一於是乎始基矣一
者何也道之宅也命之凝也貫動靜而無不在焉
者也故不觀其有無以知天下之至無不觀其感
無以知天下之至寂不觀其感應付物犁然而不
一者不足以知天下之至一也孟子曰故者以利

爲本其有見于性之一于善而情之原於性無有
無無無寂無感無有乎不同無有乎或變者也何
言乎彼性之初也蓋渾然穆矣淵然深矣窅然莫
知其所竟矣吾何以觀之也觀夫性之著而已矣
著則爲情矣是其無者非無也以其不可見而謂
之無其有者非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無以爲
貞一之原有以爲順感之地則性非淪於寂也情
非一於感也感者非所矯強而寂者非所空虛也
是故人見其殺于天地列於鬼神竅于山川賁于
草木敷于毛革通變於剛柔發揮於事業明備於
禮樂以爲是性之著也而不足以見性之真人見
其五宮之所運動五德之所維持五倫之所錯綜
五紀之所布置以爲是性之著也而不足以見性
之原性之端曰仁是也仁不可見見于惻隱者而
已曰義是也義不可見見於羞惡者而已曰禮智
是也禮智不可見見於辭讓是非者而已是故有
一毫之意必則逆有一毫之勉強則矯有一毫之
文飾則詐逆也矯也詐也皆私也情本無私而私
則非情也性見於情而拂情非性也是故善觀性
者必探本于靜虛之中燭微于有覺之頃效動于

天機之發觀故於順應之時則於所應之順而情可知矣於情之善而性可知矣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言天地之道其能生物始物如此而於復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天地之心不可見而見於復何也蓋復爲一陽之動至此而始著也故於陽之動而可以見天地之心於情之動而可以見人之性是故貞而寂寂而感感而能應應而不窮出其渾然者以制動而非有所窈也出其淵然者以宰物而非有所滯也出其窅然者以受虛而非有所偏也不涉於思不膠於慮不作於謀莫非情也而亦莫非性也莫非性也而亦莫非善也其諸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者乎而寂感一矣其諸性性爲能存神物爲能過化者乎而神化交矣其諸靜固定動亦定者乎而動靜合矣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中言性也和言情也謂之本而可以虛言乎謂之達而可以僞言乎是謂萬物之所歸也衆生之所息也堯舜途人之所一而禹桀之所同也其本之性而動於情見諸有而應之順固一理而貫通者也是故行墟墓而哀心生焉非爲生

者也入太廟而敬心生焉非以修儀也見牛穀
而不忍形焉非以有吝也見孺子入井而怵傷生
焉非以作僞也噉蹴之食而有弗屑焉非以棄生
也凡此皆其自然者也利之也而非勉之也由利
以觀情則情無弗彰緣情以觀性則性無弗一
亦歸於其善而已矣是故夏禹之泣刑可以觀故
而宋襄之不殺非利也堯舜之揖讓可以觀故而
季子之辭位非利也湯武之放伐可以觀故而祭
仲之廢立非利也孔孟之辭受可以觀故而仲子
之無取齊士之不食非利也順之則爲利矯之則

爲僞利則可以爲情僞則祇以賊其情而已矣今
夫水之爲物也淪漣停蓄天下之至靜也及發乎
岷山轉于龍門放于淪濟淮海而洩于尾閭固天
下之至順也然而其始也以禹治之則治以鯀則
不治何哉禹得其性而鯀則逆之也惟是道之不
明也於是始有爲湍水之說爲明心見性之說爲
修心煉性爲墮體黜聰爲離形去智之說夫此數
學者其性亦何以異於人哉特以其擇之不精語
之不詳故不覺其辭之遁也學者求其說而不得
迺復喪真於情竇奪志於攻取牴量於見聞之小

馳情於毀譽之途是故其靜也不勝其多欲之私其動也不勝其物交之引而性道始爲天下裂矣故解蔽正名制作盛矣而有性惡之論太玄法言著述工矣而有善惡混之說雖以文見道起衰濟溺如韓愈者而三品之論興焉則是性之不明也其亦不深究孟子言故之教矣是故有見於吾性之大者而始不甘於詞章訓詁之爲業有見於吾性之有者而始不甘於富貴博雜之爲習有見於吾性之一者而始不甘於芻求遠覽之爲精由易牛之念而克之以保四海由無欲穿窬之心而擴之以精義入神由雞鳴而起以至於舜之所以法天下傳後世者皆不能外焉夫然後謂之善反者也故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其機之所自奮者必油然而湛然極之轉圜然水之就下然火之始燃然若或啓之而不可遏焉可也其功之所自力者必惕然憐然逸馬之欲駕然置郵之傳命然雞犬之求放然惟恐失之而不敢間焉可也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吾于是而見定性之功詩曰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吾於是而見養性之學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吾于是而見盡性之效

人君制御之術

甚矣人君任將之難也非任將爲難在辨將而任之難也夫將者國之輔也所以威敵而附衆者也然有賢將焉精神折衝恭敬無曠出之爲仁義之師者是已有才將焉審敵制變乘間發機出之爲攻守之畧者是已故將而不知所以擇之與無將同也擇而不知所以用之與不擇同也用而不知所以信之與不用同也何也天下無常勝之兵而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將而有必任之權其始也在辨之智其終也在任之信而已矣宋蘇氏之論御將

也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又曰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爲制御之術是故爲韓彭之證鷹驥之喻有味哉其言之也然愚以爲信智於二者之將皆未可廢也今夫百萬之師安危呼吸繫於一人而大將者以一人而籌之乎衆旅之上使天下之人俛首束臂相與聽命犯水火蹈白刃而莫敢辭者此豈其強威能獨加於天下哉固必出其才且賢者以運之也夫使將而非才且賢也則爵賞易誘也誅奪易及也術以御之可也使將而誠才且賢則爲人君者豈無道以加之而顧以其術乎哉故用術者起於後世之不得已而非所以御將之本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試之六術取之九徵觀之五權中之三至於是有選將之法旣選而得之也祝史致齋太廟卜吉操鉞受柄鑿凶門而出之於是有遣將之禮旣遣而命之也國不從外治軍不從中御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成功乃返於是有任將之權而將之克敵奏功也則彤弓弔矢以饗之圭瓚秬鬯以錫之山川土田以爵之於是有報功之典固未聞以術而御之也夫御將之必以術如養鷹驥之喻則有應其

求者未必其才而賢者也昔舜之命師也以伯禹
蓋惠迪人也故舞干羽而苗格仲康之命師也以胤
侯蓋威愛人也故征羲和而允濟湯之命師也以
伊尹蓋忘寵利人也故伐夏而邦家寧武之命師
也以呂望蓋敬勝人也故誅受而大統集周公之
東征也制彼裳衣勿士行枚以頽膚也方叔之北
伐也陳師鞠旅執訊獲醜以壯猷也夫禹胤伊呂
周叔蓋天下之賢聖也於是時敵愾之將卽輔德
沃心之英禦侮之臣卽䟽附左右之佐方且相忘
於道而何有於御之之術耶故將而必以術御此
後世之不得已也甘茂之攻宜陽也愬息壤矣樗
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幾於投杼是秦王之不
以見信也樂毅伐齊莒墨未下虛几以聽之可也
用騎劫而代之柄何燕惠之不智乎由二君之事
觀之而御將之術亦畧可觀已何則大將之受命
也弛張大擅則上疑其志勳伐大顯則衆嫉其能
明以計之則機泄而事債秘而未發則謗起而身
危此將之所同患也是故捐數千里以與之則有
功高逼上之疑斬使相而不與則有武士不競之
嫌專而任之則啟藩鎮跋扈之憂分而與之則冒

荀林與尸之戒此御將之所同患也人君不可以不辨也辨之以智而後信可施也故蘇氏論漢高之御將謂其知大計矣愚猶以爲御之道未盡也然而卒以成功者何也其所遭者易也蓋漢高之興取之於秦秦民厭苦苛法如處湯火三章之約是拯而濯之清冰也其勢易行也當是時陳涉以竿鋤之雄項藉以叱咤之威從民望而先之皆未聞仁義者其敵易靡也韓彭黥灌之倫或起於行列或出於屠隸崇以連城優以賞賚誠若鷹驥然其欲易足也而漢高寬仁大度罪屈羣策爲義帝編師又庶幾於王者之事此所以五載而成帝業也然欲舉其行賞之法孰爲才大而先之制之以養驥孰爲才小而後之制之以養鷹此其爲術誠工矣始非所以盡將將之道也蓋亡秦之末智力相雄長之世爾惟其無湯武也而後漢高得以善其略惟其無伊呂也而後韓彭得以竟其志若以伊呂而當漢高取其術而制之則有奉身而退爾豈能畢志於韜絡之間哉是故以芻粒之豐而後馳騫非良驥也至若鉗且大丙之所御則非芻粒之所能加也以雀鼠之飼而後擊搏非良羽也至

若楚文之所獻則非其雀鼠之飼所能安也何也
蓋所謂賢才之將可以戡亂亦可以綏治可以持
危亦可以治安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
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夫利之與害死之與
生至大也而大將之心一無所繫焉深於其道而
任術者陋也曷亦觀詹何之釣乎剖粒 爲餌而
沈之其先得者陽橋也盈車之鰕過而不視又以
豕之半則食之矣然皆逐餌而來者也若夫以道
爲竿以德爲綸而揚之於海則其得豈已是耶吾
知其有擊溟而徙者至矣是故人君以養鷹而御

將則頑隼匹耻之徒出矣是陽橋之類也以養驥
而御將則軼宕不羈之士用矣是鰕之類也皆非
其大者也故人君之任將以道則亦以道應之而
其信也易季任將以術則亦以術應之則其智也
易窮惟智以辨之而又用信以任之此三代之君
臣所以相保而又安也惟不能信之而又用智以
防之此後世之君臣所以相疑而多叛也然則御
將之術其亦漢高不得已之計而任將者其可執
之以爲訓乎雖然此自人君御將而言也若將之
受命則委身徇國有死無二上御之不敢以疑上

不御不敢以縱惟國家之利而靡顧其私此才賢之將所以不易得也與請以是足蘓洵氏之意

君子矜而不爭

君子之道其責已也甚厚而其待天下也甚恕夫君子之身非一人之身也天下之身也以其身爲天下作則而不能自置於無過之地則綱常自吾而隳名分自吾而斲天下之萬事萬物日至於潰亂散裂而不可禦是惟君子之責已甚厚故其所以持已者不得不莊也然天下之視君子方有畏而震焉者使其應世酬物之間一惟以凌厲矯亢之道行之則本以律已適以乖物本以正行適以忤世而人已之分有不得其平矣然則君子何取

於衿而至乖忤之若是哉是故君子於此有中道
焉于責已也見其莊而於處人也見其恕其怡然
而可親者其陽之舒也其儼然而不可犯者其陰
之肅也陰陽並用而嚴和不偏此君子之道所以
垂之萬世無敝也孔子曰君子衿而不爭其示天
下以人已之準而立中道之極乎今夫君子之於
天下也民彛物則身綜其實文物事變身紀其繁
皇帝王伯身膺其責詩書禮樂身荷其器是身之
所任者爲甚重也而且日斤斤焉與天下交酬於
旁午紛沓之衝則必不可以孤而立矣於是乎有
出處之權有取予之節有臨使之分皆于君子之
身焉取之使其卑辱賤屈蠅營苟且以求天下之
同吾知君子之不爲也使其絕物自高凌轢一世
則又君子之不忍也故君子者雖有以自異而無
不可同也雖有以自立而無不可親也雖有介冑
之色而卽之無不溫也雖有簡確之辭而質之無
不可從也亦惟出吾之中道以應天下之萬事萬
物而已矣君子初無所與也是故人見君子之言
必道動必法出乎天常入乎人紀以爲君子之嚴
矣而不知其嚴也中也一禮之著也又見君子之

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惡人可見鄉人可借以爲君子之和矣而不知其和也中也一樂之宜也蓋禮樂君子之所以治躬也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是人與已蓋兩得之者也匪禮則褻褻則恇慢之心生焉匪樂則乖乖則矯亢之行成焉是人與已蓋兩失之者也昔者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春秋譏之何蓋結書公子而曰媵是輕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是重以失人也向使以君子慎重之道行之其何以有是失哉詩曰君子秉心實惟無競以是見君

子之矜正其所以不爭也何也君子之心一太虛而已矣太虛之應物何容心也而煖之以日月潤之以雨露則有以見育物之和震之以風雷冽之以霜雪則有以示全物之義天地者無心而順物君子者無爲而順事者也其發而爲剛也吾見其嚴毅而不劇其發而爲柔也吾見其慈祥而不懦其發而爲剛柔之中也吾見其當嚴而嚴當和而和而人已之間庶其順施之而不悖矣是故鳴和鸞中肆夏坐以抱鼓立如磬折所以修儀而非以凌物也視不越結禴之間言不踰表著之位靡曼不

入幻渺不聞所以肅度而非以絕人也正色於岩
廊伸議於邦國是不爲威怵不爲利疚所以履貞
而非以沽名也蓋天下之人之身莫不仰君子以
作範而吾之持身一或不矜則已自淪於可賤若
何而有以動衆軌物爲天下立則乎惟其矜也而
又或以已私參乎其間則物我之勢分畛畦之形
見於是乎是已非人之弊起矣夫天下方以君子
之嚴爲莫可親而又以是已非人之弊乘之則同
歸於矯激之私莫可抹止固不能以無爭而亦併
失其爲矜矣嗚呼惟是道之不明也於是有湯鑿

肆而喪已者矣喪已則辱而矜之道所繇失焉是
故晉惠以執玉而徵情卻犖以傲享而兆亾宋閔
以其局而碎首子圍以大明而招亂良宵以鶉衣
而喪家而持已之中始乖於是有尚權變而徇人
者矣徇人則忤而爭之端所繇起焉是故田吳以
功而爭圭頰以利而爭張蘓以辨而爭孫白以兵
而爭髡衍公孫之徒以名而爭而接人之中始離
此君子之道鮮而人已之衡所以不立於天下也
然則楊氏之學其可以爲矜乎曰行善以爲各立
名以爲利似矜而非矜者也老氏之學其可以無

爭乎曰藏取於舍托予於奪不爭而爭者也又其弊也矜莊之道激而爲氣節氣節之變流而爲客氣蓋至於客氣之勝而天下之變有不可勝原者矣東漢之衰也儉人在位播弄威福士君子欲起而拯之其若郭有道之遠慮黃叔度之偉量可謂矜矣然後厨顧及互爲標榜而一鳳衆鸚不可勝怒是矜而不免於爭也晉之俗賤名檢而樂曠達者也其間如祖逖陶侃慷慨激烈以赴事功庶幾賢者而畢阮之流皆善事清談宅心事外其不爲亂德之囿乎是雖不爭而亦不能矜者也唐之德裕始特挾私怨耳而牛李之黨布滿中外卒相傾軋四十餘年是又不矜而爭者也噫處唐之後者可以鑒矣而熙寧之間王安石創立新法更張無漸此非細事也一時君子平心易氣處之亦何不可挽者而乃各立黨與迭爲出入卒成亂本此司馬蘓呂諸公亦不能辭其責也然則夫子矜而不爭之論其爲天下後世慮也深矣雖然天下之道至中而止君子之學至聖而極聖人未嘗不矜而自不至於爭者以其有德以爲之本也是故欽明文思堯之所以如日如雲也祇台德先禹之所以聲律

身度也緝庶敬止文之所以肅肅也公孫樹
膚周公之所以赤鳥几几也溫良恭儉讓夫子之
所以申申天天也於以出入起居則罔不欽於以
發號施令則罔不臧於以治天下國家則無所處
而不當嗚呼至矣持已之道莫有加焉者矣至如
顏之和風慶雲是亦和之中也而矜之所以不流
也孟之泰山岩岩是亦嚴之中也而不爭之所以
愈化也明道之坐如泥塑而飲人以和其顏之儔
矣伊川以孟子爲趨而拂意於坐講之儀執議於
西監之狀又得以乖戾而病之乎是故君子中之
爲貴

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

天下之道其會於心乎是故聖人之制其道於天
下亦惟本諸心以出之而已矣蓋心者酬酢之樞
萬變之主神妙致一之地也以藹然而蓄之則存
乎仁以截然而宜之則存乎義以燦然而經緯乎
仁義者則存乎禮是禮也者所以達心之文而昭
事之紀者也其道大大則渾涵而不遺其道公公
則推行而不拂根諸心矣心不得而滯也作於聖
人矣聖人不得而與也洋洋乎宰制萬物役使羣
動豈人力也哉甚哉禮之爲體深而其用大也故

鶴山魏氏曰禮者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以其節
文乎仁義者其是之謂乎嘗觀之乾坤初分其俗
渾渾其民喁喁如水未波如空未雲蓋邃古沌蒙
之世斯何有於欲亦何庸於以道通之也逮夫需
而飲食訟而爭鬪師而征伐于是乎日始多事矣
廼聖人序卦則爲之顯比其德畜止其欲而履斯
繼焉是履之爲言禮也辨上下而定民志也人
皆以爲聖人成之而已矣而豈知其原於天出於
心殆有自然之秩而不可紊焉者乎是故藏於府
揭於觀行於社達於冠昏喪祭人曰此禮之博也
而不知其藏之揭之行之達之者心也經而等曲
而殺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人曰此禮之周也
而不知其爲經爲曲爲連爲並行者心也降於天
殺於地償於鬼神列於山川昭回於日月星辰以
至於不可勝窮者人曰此禮之文也而不知其以
降以殺以償以列以昭回者心也故書曰天秩有
禮自我五典五庸哉是秩之者天庸之者聖而聖
人之所以庸之者則心而已矣聖人作之而聖人
不私也天下行之而天下不逾也是故莫不欲逸
而爲尊者勞莫不欲食而爲長者讓莫不欲安而

爲貴者役以有此禮以維之而已矣何世之泥禮於外者則曰度數繁興可以齊民揖讓周旋可以飾節而儀文之備忠信可畧也噫使禮而可遺內也則何以曰至敬無文而爲聖人之所崇者乎世之泥禮於內者則曰恭敬苟若不必於將儀心志苟一不必於外飾而禮之繁者亂之首也噫使禮而可遺外也則何以曰無文不行而爲聖人之所不廢乎要之禮非內也奉不顯之敬而行之者也禮非外也歛無體之禮而藏之者也內外之機合則天人之道通天人之道通則顯微之用妙以之立愛則吾心本有是仁也而所以節文其愛者非禮之良乎以之立敬則吾心本有是義也而所以節文其敬者非禮之施乎是故以薦父子則合族之爲怡而異膳之爲尊禮行於家也以正君臣則堂陛之爲等而都兪之爲合禮行於朝也以別軍社族里則旂旂之爲飾而服色之爲辨禮行於天下也向使非出於心之自然者而行之則必有推之而不通行之而不達恩者或淪於無別而嚴者易至於寡恩勇者或至於苦怯而衆者每至於暴寡推之仁義之間必有不得其當者矣而何足以

爲聖人之道哉蓋聖人之道惟其出之有本也是以達之而順也惟其達之而順也是以行之而久也賢智者可以俯而就愚不肖者可以企而及尊且貴者可以安于上卑且賤者可以役于下君有垂綃端冕之嚴而臣安之父有鳩杖問膳之儀而子安之夫有桑蓬弧矢之志而婦安之中國有範金合土之利而夷貊安之此愈以見禮之用大一切皆出於自然而無私也何也禮本無內外也無內外而可以勉強言乎無勉強而可以虛僞言乎是故可以則天之明可以別地之宜可以惇人之紀可以貽物之則可以紹古之緒可以垂今之休至顯也而實至微也至博也而實至約也至煩也而實至精也大哉禮乎信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矣雖然禮之爲道由之則安舍之則危從之則治違之則亂學之者以本乎抑以文乎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是忠信者本也禮文者末也以子游之賢閑於禘襲之節而不能以詰聖人之域者是遺其本耳遺其本者遺其內者也是故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醴酒之設而玄水之尚善學禮者其亦合內外之道而已乎是爲論

聖人仁覆天下

論曰聖人所以弘繼天之業者曰政所以端出政之原者曰心所以妙因心之治者曰仁夫仁非他也由心生者也其存之則爲無間之理其發之則爲無私之謨民物待此以有生而後世觀此以作則者也故人見聖人者方勤思乎參天貳地馳騫乎兼容并包垂之堂下而有保天下之規創之一時而有擅萬世之利以爲此必有異術行乎其間而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天下後世慮者舍心與政固無以繼天而立久大之業也然則政也者其經

綸之迹乎匪是則隘而不弘心也者其道法之精
乎匪是則晦而不章仁也者其心政之根乎匪是
則僞而難久是故政發諸心心本諸仁而王道備
矣夫然後可以語繼天之業而成配天之治于無
窮也孟子曰聖人既竭心思繼之以仁政而仁覆
天下者以是見心法不立不足以同民而治法不
彰又心法之所由終隱也嘗觀上古之世風氣未
開人文未著舒舒盱盱結繩而治未有烹飪火化
也而民鮮食以爲利未有麻縷絲枲也而民羽毛
以爲蔽未有學校庠序也而民鹿豕以爲侶未有
宮室器用也而民巢穴以爲安未有肴核管絃也
而民土鼓瓠壘以爲樂以血氣相噬也而未嘗爲
之刑以爪牙相衛也而未嘗爲之兵以混居野處
也而未嘗爲之限以百工之利則未興也以六府
之用則未通也以天道民時則未著也是聖人之
政固未甚立而聖人之心之仁固未甚顯也迨夫
風氣闢矣人文著矣淳者趨而入之薄厚者流而
入之僞利之所在而爭起焉勢之所在而變出焉
氓氓焚焚而天下日多事矣聖人者出乃爲之長
願達覽先天下民物之憂而後江河世變之慮知

其不可以久也而政由此行知政之不可以虛行也而心由此達是心也何心也卽上天生物之心也以上天生物之心而融液貫徹旁通于政事之間是故聖人之心之仁方藉是而顯也憂民之饑也而爲之食焉於是有井田之政憂民之寒也而爲之衣焉於是有桑麻之政憂民之無教也而爲之師儒焉於是有學校之政憂民之顛困也而爲之扶焉於是有安居之政憂民之野合也而爲之賁飾焉於是有五禮六樂之政憂其相噬相角也則爲五刑五兵之政以威之憂其相侵相凌也則

爲申畫郊圻之政以限之而又叙之百工所以前民用者防其匱也齊之六府所以底民生者防其戾也立之璿璣玉衡所以明天道者防其過也至是則聖人之心亦已竭而聖人之政亦已大著於天下後世矣大哉仁之爲道乎爲堯惠民爲舜好生而所以齊政授時濬川教穡之政胥此焉達也爲禹泣民爲湯痲瘵而所以立貢施助建學設校之政胥此焉顯也爲文惠鮮爲武懷柔而所以體國經野制禮作樂之政胥是焉大備也此數聖人者豈不欲與天下相安於無事惟存吾仁以立極

而無所與於政哉而不知聖人之政固天下之民所恃以生也後世之民所恃以生也使聖人者惟有是仁心而無政以繼之則瓌瓌焉賑民之食食窮而仁亦窮貸民之衣衣匱而仁亦既有所及亦有所不及有所施亦有所不施而聖人之心將日晦而不能遂矣是故天下後世不可一日而無聖人之仁則不可一日而無聖人之政不可一日而無聖人之政則聖人之心亦未嘗一日而不運於天下後世也何也聖人之心一天之心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元言仁也天以一元爲心若無以施諸萬物而雨露則以潤之也日月則以暄之也雷霆則以震之也是數者皆天之政也所以濟其心之所不及者也聖人亦以政而濟其心之所不及焉則天下後世之有任稼政簡稼器者皆取足于聖人之養章五服被山龍者皆取足于聖人之衣樂普莪歌械僕者皆取足于聖人之教享宮室利器用者皆取足於聖人之居煇玉帛動干戚者皆取足于聖人之禮樂而至于兵刑以肅郊圻以固百工以叙六府以修天時以秩無不干聖人之心之政而有賴焉此其如天之仁所以覆乎天

下而無窮也柰之何三代以還聖人之政未嘗不在而闇君具臣相與變革其化先王膏澤之究幾于斬然無存碩鼠作而民不得安于粒食之仁枵軸空而民不得安于煖衣之仁青衿刺而民不得安於教育之仁於是作南箕北斗之章以求訴乎天匪兕匪虎之詠以自慙于物而雀籛烏流之統其不可復振也久矣王通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禮變政作而帝制衰矣蓋至是聖人之仁與時俱否又惜不得有位之賢君一起而張之也故曰未有遵先王之道而過者蓋氏之言豈欺哉

聖人謹其微

天下之變無常形而聖人之御之也有定術夫亦預以圖之而已矣向者變之生也因非一朝一夕而至者也蓋其積之也有基其成之也有漸聖人有見於此而不預爲之高則勢重而有難反之機事成而有莫遏之禍其始也若漸漬微末而其終也將至於浸淫放溢莫可底止于是廼起而爲之則事煩功倍亦終於無所善其后矣然則聖人者將以制未形之患而晰未然之機者也乃可忽然爲一時玩愒因仍之政而與衆同視與衆同聽不

思所以遠喆却慮越樂拘之見而馳域外之觀哉
聖人謹微之旨吾嘗覽易書而有以反覆其消
息存亡之理矣復之爲卦也一陽始生若未可喜
也而聖人乃著其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
方商旅不行蓋欲養此微陽而由之爲壯爲夫以
至於純陽之乾者其機始此而已垢卦一陰始生
若未可慮也而聖人乃憂之曰勿用取女蓋女陰
屬也而由之爲比爲剝以至於純陰之坤者機亦
始此而已夫陽之微未著也而馴至於乾陰之微
未害也而馴至於坤則聖人謹履霜之漸而著羸

豕之戒者其意亦微矣哉何也蓋俗醫之所玩者
倉公之所驚也衆人之所忽者聖人之所虞也然
則聖人之兢兢以喆而謹慮於微者有先見焉而
非衆之所同見也有先憂焉而非衆之所同憂也
同憂同見者于其著焉者也先憂先見者于其微焉
者也何言乎微也時不有治亂乎而有起之者矣
勢不有盛衰乎而有兆之者矣機不有剝復乎而
有乘之者矣是以古之明哲不懼時之亂也恃吾
有防亂之術不慮勢之衰也恃吾有興衰之喆不
患機之剝也恃吾有復泰之道如是而後可以言

謹微之功俾天下常安萬世常治彙孽不作而膏
害不生也是故濬器之有諫謹奢侈之微也庭燎
之有箴謹怠惰之微也朽索之有訓謹勝予之微
也桑土之有備謹侵侮之微也戶牖刀劍之銘謹
微於世邇也圭瓚鈇鉞之賜謹微於僭越也而猶
以爲未也於是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
師誦詩御誓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則可謂已
謹矣而猶以爲未也於是申之話言陳之藝極別
之章程道之軌物嚴天澤之分辨爵位之等立階
陛堂殿之制著旂旒鸞纓之飭凡以慎微而益無
不至矣蓋微而不已必至於著迨已著而後惕然
思惶然懼曰吾何以弭衰亂也何以杜僭陵也則
雖有黃虞之君稷契之佐吾知其不能矣何也輕
者重之端也小者大之源也隱者顯之機也遠者
近之漸也未然者將然之兆也既往者未至之微
也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火之微也而莫撲於燎
原水之微也而莫障於川決嗚呼亦嚴矣君子而
能去媿孽之私慎各器之漸攬威福之柄杜驕假
之端則幾微者固而措注者密巧者不能奪強者
不能窺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

以積漸却也天下豈復有篡弑之變而人主又安得榻外之虞也哉是故以仲叔之勳也而繁縷不可請以文公之霸也而隧道不可求以楚子之強也而世鼎不可問一話言天下從而稟令一舉措天下從而步趨三重在我天下罔不欽八柄在我天下罔不服三家當魯將爲純臣而六卿在晉終稱良佐矣夫使一命之馭一爵之布以爲此細故耳天子而可以濫賞臣子而可以冒受則變之生也而豈其微哉下堂不已必至不朝不朝不已必至交質交質不已必至有中肩之慘天下總總恐恐而衰周之難作矣雖然嘗惟周之季也顧漢之變孰有過於外戚者乎然使謹微而不任祿產不寵行成以下十五人則外戚之禍息矣惟不能然此篡弑之所以作也唐之變孰有過於藩鎮者乎然使謹微而不授田悅節鉞則藩鎮之禍息矣惟不能然此河北之所以叛也宋之變孰有過於金元者乎然使謹微而宣和_不遣使成金以伐遼開_不囑不遣使成元以伐金則夷狄之禍息矣惟不能然此渡江航海之所以亡也善乎程子之言曰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故人君當泰之

時而謹復隍之戒居豫之日而存介石之心制治於未亂此天下之所以常治也保邦於未危此天下之所以常安也嗚呼古之帝王所以不降皇序而運天下者職此之由又何以防微之論非經國之亟謀也而常貽後事之憂乎是故哲王每慎微而獲福庸主常玩變而凶終

元凱失左氏之意

人臣之以身徇國可以爲忠乎曰忠矣而要之於正斯天下之大忠也人臣之以言足志可以爲信乎曰信矣而比之於義斯天下之大信也何也忠者臣之紀也正則立紀之幹也信者臣之質也義則踐信之基也是故君子之當人國効忠非難善其忠者爲難履信非難成其信者爲難以是而制身則可以爲一代之純臣以是而論人則可以昭天下之公是夫然後國家之大分不淆臣子之大節不奸君子於是乎有一定之衡矣昔獻公之安

驪姬而立奚齊也俾荀息傅焉晉拂經矣而息顧
死之是息之忠也不足以善其始而信之復也徒
欲以善其終此其所以易於其言而卒莫之救於
死也左氏引詩而惜之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
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是息之死言之玷也
而元凱乃以爲得詩人重言之義何耶此司馬氏
所以不能無議於凱也何則天下有三大分也
大防也大義也故立子以嫡立嫡以長此非古今
之常經乎其分不可踰也母以小加大母以賤
凌貴母以新聞舊此非可重鑒者乎其防不可
毀也人臣之事君也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見可
則進不可則止此非吾身之珍乎其義不可昧
也今荀息之死奚齊於斯三者咸無居也而君子
何以目與之耶蓋世子者國之本也君之二也建
之者所以重宗統而一民心也前乎晉者幽王嘗
黜宜臼子伯服矣後乎晉者高祖嘗欲廢子盈立
如意矣故成則有犬戎之招不成則有人薤之酷
此其明效大驗蓋較然而可觀者也獻公之君子
晉也申生之立有年矣晉之臣子其愛戴也舊矣
一旦驪姬寵而奚齊立則嫡庶之易位小長之相

軋者可駭也息以晉國正卿而苟謹之於始也則曷不以幸伯之言而導之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申生久專監撫斯社稷之固也而君欲易之亂本成矣其孰能說之則獻公之蔽或可解也若是而公弗之聽也又曷不以勢懼之曰公迷於寵無以善子齊不遜而逃無以善兄晉人之議其後也無以善國若是而幸公之聽也則贊襄彌直以其傳奚齊者而傳申生是吾之忠貞可完也不幸而公不吾聽也則有嘉遜正志奉身而退耳是吾之信義亦可以無毀也顧不出此而曰臣竭

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嗚呼申生尚在重耳未亡息何以爲奚齊死哉息欲爲奚齊死申生其無處所矣始固不合而苟於狗君是坐竊而待僂其志不足哀也忠操已違而姦於劫托是矯激而明徵其責不足塞也然則息亦徒死而已矣息之死也息無重言也使息而重言也則前之言可以無言而后之信不爲徒信也昔春秋書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夫王子朝者景王之寵少子而毛召之黨固當時之顯諸侯也然卒人心不附而蒙塵荆狄者何也

以其所輔者非正而所行者非順也夫使息也不
輕于言而以正輔之不徇於逆而以順行之則長
幼之義明嫡庶之分辨彼奚齊固亦有人心者爲
遜國之叔齊未可知也爲逃位之泰伯未可知也
而何有於里克之變耶茲晉之有里克之變也吾
故曰苟息爲之也息之卒被茲禍也吾故曰失言
始之也是其言也玷之於傳齊之始而不可救于
弑齊之終玷於獻公未歿之先而不可救於既歿
之後此左氏白圭之刺所爲發也彼元凱者其足
以知之乎故公家之利知無不爲者是息之言忠
也而不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則忠之大也送往
事君耦俱無猜是息之言貞也而不知以享宗廟
以保子孫則貞之良也委質不二繼之以死是息
之爲信也而不知事變靡常惟義所在則信之通
也息不能行是矣其何以爲重言也耶夫息之玷
於言也已莫挽於始矣猶可救之於後乎曰曷爲
其可也夫言以立信信以立義義以成身人之道
也故有所不言無有言而弗踐者如生旣許之而
死卽背之以身任焉而旋以利害遷焉是又反曙
變詐之尤者耳又安足以爲息乎是息之失固於

於初之不慎而其後卒莫之如何也然則春秋書曰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是與孔父仇牧而齊名也夫息與孔父仇牧而齊名是亦春秋之所與乎曰不然也文同而意異也夫意何以與仇牧孔父異也仇牧孔父之君與荀息之君異也二子之君國人之共君二子國君之臣也荀息之君荀息立之國人不與也是卓者荀息之私君也荀息卓子之私人也亦猶奚齊而已矣書弑書及所以罪克也而豈以與息哉噫觀是則春秋之旨左氏之論元凱之過與者于是乎有一定之衡矣

叔向子產晏嬰之才相等埒

甚哉人臣之不可以才顯也輔治而以才則純王之道不立而至治之風下矣夫人臣之當國家上以承弼直之任而下以敷阜成之典者也苟非王道行乎其間則心術之微未免一出入一公一私偏駁滯滯而終不可以騁隆古之轍是故古之人臣所以濟天下之變者存乎才而所以運致理之機者存乎德德以出治而後悖叛之虞不生才以應變而後敵國之釁不作斯可以稱天下之良佐而一代之純臣也故晉之叔向鄭之子產齊之

晏嬰可謂才矣而德有未至吾是以知伯嚭之興而王風之愈泯也嘗觀人臣之道於三代矣皇陶之陳謨也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襄于帝盖不敢計功於已而惟以贊襄於君卓哉其忠於夏也傳說之望高宗也曰唯聖時憲唯臣欽若而且禨之以啟心沃心之治篤哉其賢於商也樊侯之輔宣王也則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思以保王之躬補王之闕懋哉其有聲於周也夫此三臣者亦豈不知速治之術以求炳耀一時而顧爲是紆徐之謀格心之論曾不及於操切之弊習者何哉亦以臣之躬治寧使王而不足毋寧伯而有餘寧使王而治效深長毋寧伯而治效簡促此古之所以興道而致治者固若是其大而後之人臣亦難乎其等埒之也奈何世之變也上趨而伯矣道德下而功力矣人心由厚而之薄矣風俗由淳而之漓矣黍離降於國風邦君侵乎王德苟是時有抱王道之才者出乎其間切靡其俗而匡拂其君條其紀綱而正其盈縮踵皇傳之懿矩陳化理之玄機敷經濟之弘猷伸尊王之大義則治平之效或者其有幾乎而何賢如叔向如子產如晏嬰者亦且爲是卑

卑名實之政急迫難繼之功是果王嚮之大終不足
足以抗其功利之衡哉蓋三子者核其所自出素
非聖賢之學也攷其所由施則非正大之紀也其
政每回遘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足以經方致遠
成化軌物卽有就焉亦祇見其伯習之餘謀而已
而果可以三代之治異之乎自今觀之向以晉伯
僑以鄭強嬰以齊顯若是乎其國之殊也晉以悼
平鄭以成簡齊以景莊若是乎其君之異也向也
而直僑也而惠嬰也而智若是乎其行之弗類也
然而君子均才之矣又以爲等埒者何也蓋論人

於三代之上則求其全論人於三代之下則取其
節春秋之世以行能見者多矣而三子其優乎故
向之所處非晏之國也而公室將卑之慮政在陳
氏之憂見相參也晏之所事非僑之君也而毀關
去其之諷寬征與材之令息相並也僑之所值非
如三子之強國也而其毀晉國之垣輕諸侯之幣
與弭衷甲而省繁刑者功相侔也故避所奚之見
向之直也而晏嬰得之則爲后父之免辭却殿之
賜嬰之儉也而子產得之則爲六邑之讓以是而
弗謂之等埒焉豈得爲尚論之精乎然此其才耳

而吾之所責備於三子則有出於是者故君子之於人國也利於已而悖於人則事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功有所不成夫以三子之才近主兼鈞使舉王德而摺之則必爲之歌明良而賦卷阿矣而何究其所施不過私相盟會私相侵伐夾輔之功不聞而一匡之義何在合晉楚之成而已矣善與國之令而已矣免諸夏之憑陵而已矣譬之硃碓雜陳而皆不足於圭璋之質瓦缶並擊而皆無與於韶濩之音以時臣視三子則不能爲之等埒以三子視王者之佐則固爲之遜志而讓德

矣何則列國之臣勢均者以智勝智均者以才勝才均者以德勝所貴乎德者謂其上當君心中協臣隣而下和民俗也故大臣之德人君視之以淑慝其心者也大臣正則君心從而正何也有以格之也百官視之以作止其惡者也大臣忠則百官從而忠何也有以宰之也兆民視之以污隆其俗者也大臣和則民俗從而和何也有以倡之也今三子者當列國之政矣居大臣之位矣而果能正是君耶肅是臣耶和是民耶是故六卿盛矣惟政可以弭之而卒不能化叔魚之惡七族恣矣惟政

可以制之而卒不能弛刑書之怨田氏強矣惟禮
可以已之而卒不能止簡公之禍則雖有遺直之
稱誰嗣之謠顯君之譽而吾固不能爲之軒輕也
或曰子產之德不勝其才則其德之視二子者宜
若有過然而何等時之耶曰子產之德似矣而非
也故濟溱洧似愛而非先王普遍之仁者衣冠似
禮而非先王章服之制辨駘沉似智而非先王不
徇物之知制參辟似義而非先王議事以制之中
以其不純於德者而與二子較焉此吾不能爲之
軒軒也然則有異乎曰叔向晏嬰處富強之國其
施才也易子產處弱小之鄭其施才也難介乎大
國而燁然修辭終僑之身不聞有遺鏃之擾君子
曰此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是故向嬰強乎強也
子產以弱爲強也無優劣而微有難易者焉故夫
子孫之爲惠人與之爲遺愛亦猶春秋之與桓文
書之取秦穆彼善於此之意也向使三子釋氣質
之少疵而循王者之道則請命勤王天下之大
忠也扶危拯弱天下之大義也竭忠委命天下之
大節也奉茲三者而翼戴天子加之以其則雖埒
以阜傳樊侯之流亦奚不可而春秋之佐其何足

以限之故先正曰三代以下人物純是偏才用事
其有以識此矣雖然三子伯佐耳故其所就止如
此是時吾夫子方且濟河於趙問津於楚而三國
之民誠一遇焉則帝王之治將不可復見乎而何
尼谿之封反爲晏嬰者沮之是嬰之責視二子有
甚焉當年不能窮其理累世不能燻其學嬰知之
矣知之而不用果天乎人耶叔向能拔醜明於一
言而嬰顧不能進夫子於相位此其功之三年有
成者亦卒悲於無成而已不然則吾夫子之姑試
於魯也威行於三都而何田恒之敢肆戮加於聞
人而何刑書之敢恣化漸於懷潰之徒而何叔魚
之敢賄此其王化之盛數子終身馳驟而不可致
者夫子乃得之三月之間則才德之辨由茲決矣
故愚嘗爲之說曰三子之得行其志此春秋之所
以爲春秋也吾夫子之不得位此春秋之所以不
得爲三代也噫

君子依乎中庸

論曰道其會於中乎君子學道之精而無間焉者亦惟率其性而已矣何者道之流行也統民物貫終始良知而良能者也易知而易能者也固非有私於君子也道不私於君子而君子者乃能會天之精立人之紀垂今之休貽後之則天下卒望之以爲不可及者是果有絕天下之德而其初與人異耶君子無以絕於天下而獨有以萃其道全其性會其中則雖謂君子之大異於人亦可也何也天下之道本不越於中而中之爲道亦卒不離於

性也人惟以迹求君子而不知以道求君子知求道於君子而不知以中庸求君子之道執其似而不得其微則將有陷於詭流於僻漫焉而求率焉而作忽焉而止性不可復而君子之道亦于是乎敝矣嗚呼君子依乎中庸此孔子之言而子思引之所以憂世之外性以爲道也今天夫天不能不生人人不能不生心心不能不生性而性也者所以冒天下之道者也是故其主宰謂之帝其流行謂之命其統之謂之心其具之謂之性其不偏之謂之中其有常謂之庸是中庸之爲道也不入於虛不

淪於無不溺之於卑不滯之於有高極于天地其幽入于鬼神其遠也通乎往古來今其近也體乎妻孥兄弟弟淺之爲庸言庸行之常而深之爲神化性命之奧形之爲爲飛魚躍之機而致之爲中和性情之德始之爲致曲而終之爲至誠之化基之爲尚綱而充之爲天載之神夫婦之所能知行者此道也而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者亦此道也是道匪他也一中庸而已矣中庸一性而已矣何世之求道者不有所過則有所不及不有所甚過則有所甚不及過生於偏內不及生於偏外內

外岐而知行判有無分矣於是異學並出雜然分肆其說淪吾道于高也而不知其已荒矣引吾道于難也而不知其已滯矣將謂天地幻妄政教爲狗而其下者乃持堅白之說肆談天之辨此則蒙莊龍衍之徒爲之然道而可以隱索也則何以曰易則易知而爲聖人之德乎將分形骸爲異混物我爲同而其甚者或抱木而立乾負石而赴河此則楊墨鮑焦之徒爲之然道而可以行性也則何以曰簡則易從而爲聖人之業乎將謂道爲高夫聖本性生而其弊也畫地登天阻功願息舉之而不勝行之而不至此則冉求公孫之徒爲之然道而可以小成也則又何以曰純亦不已而爲聖人之德之純乎此其故皆由不識吾中庸之道而以私意爲之閔閔焉日交驚於三者之中而莫知所從是故多聞遠以爲泛力行遠以爲僻仰之愈峻遠以爲孤求之愈堅遠以爲固向使以君子率性之道反而求之則吾道之明如日中天宜朗振耀而何不知也吾道之行如水行地布護流行而何不能也然而有不能不能者非道之弊以過與不及之偏眩於理而不能擇也故君子者則惟純之

以天而入弗得以襍之慎之以獨而動弗得以撓之廓之以公而私弗得以間之揅之以理而欲弗得以汨之其知也一率性之知也雖周萬物不自用其明也其行也一率性之行也雖窮宇宙不自任其術也何者以吾中庸之道固如是也自今觀之曰好問好察也曰明善也曰學問思辨也曰道學問也孰不以爲此君子之知也然而非以爲虛矣曰服膺也曰誠身也曰篤行也曰尊德性也孰不以爲此君子之行也然而非以爲矯矣曰至誠無息也曰溥博淵泉也曰不愧屋漏不動不言而

敬信也孰不以爲此君子知行之至也然而非以爲異矣是故以兼乎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以總乎進退去就死生之節以權乎順逆安危之途以究乎先後緩急之序何莫而非率性之道亦何莫而非中庸也何也君子者本心天地之心性天地之性者也性與人同而能盡其性則與人異也盡性雖異於人而實非有出于性之外也曷不觀之天地乎天之道有日月之和風霆之振雨露之潤經緯錯綜不可勝紀而卒非有外于氣也地之道流爲川峙爲山敷爲草木列爲土石燥濕原衍不可

勝窮而卒非有外於形也君子之道具爲三德布爲九經施爲三重闔闢弛張不可勝變而卒非有外于性也天有是氣而運之者陰陽地有是形而凝之者剛柔君子有是性而依之者中庸也夫使幾微之介辨之不審反之不力則不覺墮于一偏而視天下之事舉無一可者矣又曷以稱君子之道哉是故君子所以及之以知者知此者也守之以仁者守此者也終之以勇者強此者也安此之謂聖盡此之謂賢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中庸之道固若此其大也蓋至於是而建之天地

不爲高質之鬼神不爲幽貫乎古今不爲遠効于和樂不爲近庸言庸行之謹非淺也而盡性至命之極非深也鳶魚之飛躍非粗也而中和之致非精也致曲非始之易而能化非終之難也尚綱非下學之顯而天載非上達之精也由夫婦之所知而可以至聖人之所不知由夫婦之所能而可以至聖人之所不能嗚呼極矣而要之非有出於吾性之外也是謂義之精也仁之熟也勇之裕也天下之能事畢於此矣聖修之極功盡於此矣故夫子曰唯聖者能之夫子以屬之聖而吾以歸諸夫

子也蓋夫子之道嘗以識萍實辨商羊詰磬石之
矢察墳羊之性知周萬物矣而非已甚之知也誅
正卯戮侏儒歸鄆田却萊兵行蓋天下矣而非已
甚之行也一中庸而已矣然夫子之中庸也由一
貫而致之者也先孔子而傳者堯曰執中舜曰精
一後孔子而傳者顏曰博約孟曰反約孔孟之後
蓋有漸而離者矣於是有障於情裂於性童而習
之白首而不得其原此道之所以敝也此中庸之
所以鮮能也嗚呼幸有子思之教在也